

皇清經解

皇

清

經

解

夏小正疏義序

禮徵夏時學傳小正尼山舊業由來久矣嗣是戴鼐繫其篇隋志出其目二本並行不相蹈襲唐人引經或稱夏小正或稱大戴禮夏小正或稱大戴禮當由專行本小正與大戴本小正時有不同諸家引稱各據本文無俾淆雜宋傳崧卿得其外兄關澹所藏小正卽隋唐以來相承專行之舊本錯簡誤字旣爲是正遂旨隱義不可盡通輒取大戴改易闕字所幸去畱並存注記迄今關本雖亡梗概猶在傳之力也自傳以來傳述代出點竄滋繁或移傳義作篇題或列經文於訓解荼莠致隔薦蔣一章滌凍擬刪寒日兩字不知也云之例動立云斗之名未悉焉者之文輒稱者古之倒至于雞粥粥以相呼蟲魂魂而欲動由

胡而重煩其采菽糜而竟絀於經上屬下屬旣附會以顛連重
字重文更任意而增減雉何取元烏重言黑二月獲寧有黍八
月伏豈爲心此皆戴記之駁文奚煩校者之重訂今傳氏原本
亦不可得世所通傳唯通志堂經解中刻本脫節闕書譌文羨
字又不免焉今爲讎校一主關本有顯係關本脫誤者始爲據
大戴增訂其本可通初無違舛悉從關氏不援大戴何則關旣
前傳戴有後校集賢藏板于今多見異同政和原書別本並存
注釋有關戴二本並脫無可取證者則取朱子儀禮經傳通解
補之以大賢所定猶有可信也傳本有不注關戴之異而與今
大戴板本不同者或係通志堂刊板之譌或係今大戴重校之
改擇善而從並注其下升經抵格以傳低行從陽湖夫子校本

例也惟是經文簡質傳義奧深習其讀者已難通其說者卒勘
不揣謏陋爲作疏義分爲四卷從傳釐也解必衷諸古訓說或
資乎時賢但斷依傳釋經以希篤信好古不至爲向壁虛造之
談並盡黜不知而作之論違傳義者雖梁唐舊說必舉正焉鮮
依據者雖朱金大儒不敢從焉恪守疏家之前規冀表行時之
絕學音讀懼有失真爲撰釋音一卷星躔慮其乖次併圖天象
附焉非敢謂可持問世亦聊以自記所學云爾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一十八

學海堂

夏小正疏義

臨海洪拔貢

震煊

著

正月啟蟄

言始發蟄也

啟訓發鄭君士昏禮注用之劉熙釋名云啟開也又云發撥也撥使開也蟄為藏又為靜對

靜言之為動月令孟春蟄蟲始振鄭君注云振動也是也對藏言之為出此始發蟄是也發猶出也鄭君樂記注云蟄蟲

以發出為曉孔冲遠月令正義云蟄蟲早者孟春已出晚者二月始出或說始發蟄為末出蟄失其義也發蟄者必以雷

呂覽開春論云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考工記凡冒鼓必以啟蟄之日鄭君注云啟蟄孟春之中蟄蟲始聞雷聲而動月

令正義引蔡邕云孟春雷動於地之上則蟄蟲應而振出皆發蟄因雷之義也國語里革云古者大寒降土蟄發大戴禮

孔子曰虞夏之祿正建於孟春于時冰泮發蟄漢劉歆言周武王伐殷之年三月二日庚申驚蟄三月者建寅月驚蟄即

啟蟄變啟言驚者避景帝諱也漢志載驚蟄繫取訾雨水繫降婁三統祿法啟蟄猶在正月也黃氏叔琳謂漢四分祿始

以雨水先驚蟄而驚蟄始為二月節是也

鴈北鄉

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鴈而後數其鄉也

鄉讀曰嚮數者說文云計

也何休公羊注云諸据疑問所不知故曰者何此傳文者何也何也義亦當然也

鄉者何也鄉其居

也鴈以北方爲居何以謂之居生且長焉爾

鄭君喪服傳注云稱何以者皆

據彼決此此傳文何以謂之何不謂之義亦當然也山海經云大澤方百里羣鳥所生及所解在鴈門北鴈門山鴈出其間鴈所居蓋當大澤高誘淮南注云鴈從彭蠡來北過周洛至漠孕卵驚也

九月遰鴻鴈先言遰

而後言鴻鴈何也見遰而後如之則鴻鴈也

傳崧卿云遰音遞唐韻迢遰去

也避也震煊案九月傳云遰往也見遰而後如之則鴻鴈也者說文云如從隨也此謂見遰而從隨之則知其爲鴻鴈也傳崧卿據大戴易如爲數非也鄉可計而知鴻鴈不可計而知也必從日驗之否則以爲億也刻本何字脫從大戴補見

遰而關本舊注而一作如

何不謂之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之南鄉

鄭君月令注云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爲居正義云凡鳥鴻鴈之屬也季秋云鴻鴈來賓言來賓是不以中國爲居

記鴻鴈之還而不記其鄉何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還必者

也

還必往弋也說文八部必從八從弋弋亦聲是必具有弋義也詩雉鳴弋鳬與鴈鄭君箋云弋繳射也孟子云鴻鴈

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淮南修務篇稱其銜蘆而翔以備增弋是鴻最機警有備故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還必者也謂不

定鄉值人之繳射也而關本舊注一作如刻本鄉何二字例從大戴正

雉震响

關本說响字從傳崧卿依大戴增疏義於凡係關澮本脫誤者題曰關本係通志堂刻本脫誤者題曰刻本有

關及大戴各本並誤者題曰舊本

雉震也者鳴也响也者鼓其翼也

易說卦傳震為善鳴虞翻注中孚九二亦云震為鳴

是震有鳴義也或云响與敏聲近說文云敏擊也又云鼓擊鼓也敏鼓並為擊與此以鼓翼訓响義通震煊按舊讀响為

雉說文云雉雄雉鳴也雷始動雉鳴而向其頸向其頸與此鼓其翼義亦近也黃氏叔琳云雞鼓翼乃鳴雉鳴乃鼓翼此

先震後响

正月必雷雷不必同惟雉為必聞之

正月必雷者王充論衡云

雷者太陽之激氣也正月陽動故正月始雷是其義也雷不必同者雷之發聲衆物同應故謂曰雷同此時雷聲微衆物

星分系角 卷三十三
不必同應也洪範五行傳云正月雷微而雉雖雷通氣何必也惟雉爲必聞之者漢書五行志云雉聽察先聞雷聲何必謂之雷則震响相識以雷也何必謂之不知經何必記雉震响雷則震响相識以雷者此申釋經所以必記雉震响義也識者記也若言爲雷記雉震响云爾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除陰害君子必於其微時驗之將以爲戒令也若已發聲則人盡聞之不煩記矣故啟蟄以目驗雷雉震响以耳驗雷先幾而作謹始慎微之道也

魚陟負冰

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

月令孟春之月魚上冰鄭君注引此經魚陟負冰證之是二者

義通也月令正義云陟升也謂魚從水下升於冰上而負冰卽本此傳義爲說也升訓亦見爾雅釋詁彼云陟陞也陞升同字解者開也解蟄猶言啟蟄云爾蓋魚當盛寒時伏藏水下逐其溫煖至正月陽氣旣上魚因而升昔負殘冰以是爲解蟄也鄭君通卦驗注云負冰上近冰也高誘淮南注以魚爲鯉魚云應陽而動上負冰也魚言蟄者大戴易本命云介鱗夏食冬蟄是其義也

薦鬯儀人薦醴王裸鬯饗醴乃行裸鬯者蓋以鬯灌地而祭末與始用暢也者傳釋祭末之用暢也是也

曰初云爾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之始初者始也

暢者

其曰初云爾七字作一句讀通為下出也與上言束其末云爾者同義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之始者釋用暢所以稱初歲之義初者始也申釋傳始字訓經初字義也周禮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祭祀社壇用大鬯崇門用瓢齋廟用修凡山川四方用蜃凡裸事用概凡鬻事用或曰祭韭也

記

散終歲之用祭義如是與初始訓亦見釋詁說存異義也祭韭謂祭用韭為異於用暢春秋繁露釋四時之祭云春上豆實豆實韭也春之始所生也

囿有見韭

大戴無見字按四月囿有見杏杏芡四月始有也四月始可見故曰有見杏杏芡四月始有也故曰

有韭校者不精援彼增此傳不著關本大戴之異是關與大戴本同也此見字直刻本校增耳

囿也若園之燕也

儀徵阮伯元侍郎云燕當為樊字之誤也震煊按徐堅初學記引作藩藩與樊古字

通用高誘淮南注云無牆曰囿意上古簡質罔不設垣牆但

如園之有樊家仲子頤煊云周禮囿人掌囿游之獸禁鄭君

云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凡人君游觀之處皆得謂之

燕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八曰旂貢鄭君云旂讀如囿游

之游旂貢燕好珠璣琅玕也此經言園燕當知周禮言園游矣
然也
矣
莊種於園即以園言之杏植於山即以山言之古人傳義

時有俊風

俊也者大也大風南風也

俊當讀如駿釋詁云駿大也南風謂之凱風凱亦大也北為陰南為陽

易義凡陽俱為大故南交亦稱大交南風為大風義猶是也詩凱風自南末章乃稱現晄黃鳥黃鳥者倉庚二月有鳴倉庚是二月前有南風也一之日齊發謂十一月二之日栗烈謂十二月是皆為北風至立春盛德發生潛陽騰上時則有南風陽氣之泄也又正月宿直尾箕箕星好風寅氣充滿母乃從子風自午來所時有也畢氏沅云在呂覽謂之巨風高誘以為是離氣所生凡言時有何大於南風也曰合水必皆不時有春日故條風至矣是也

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殺必於南風故大之也

合水水凝也解冰凍釋也未凍謂之水既凍謂之冰論衡云水凝為冰說文云凝水堅也大戴合水作合冰諸書說南風為長養於凝釋生殺並不謂南風與此為異義左氏昭四年傳申豐云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又云風不越而殺其所云風

皆為南風與邵侍郎自昌云
冰非南風不結今時猶然也

寒日滌凍塗

寒日滌一候凍塗又一候也經傳兩候不分繫者
二月昆小蟲抵蟻及此為二也關本舊注滌一作

條

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

宋咸熙云周禮條狼氏注云滌除也
變除同意孫同元云滌讀滌濯之滌

義取更新變更義通也震煊按說文變更也從支絲聲絲治
也從絲得聲是變亦具有治義也滌訓除曲禮馳道不除鄭
君注云除治也變除同為治故滌除變更治義通也樂記秋
成滌濫鄭君注云秋滌謂往來疾也暑往則寒來寒往則暑
來一氣之變天行之健鄉飲酒義云天地溫煖
之氣始于東北東北者寅位正月之所建也
陳塗也者凍

下而澤上多也

孔氏廣森云澤讀若其耕澤澤之澤詩雨雪
載塗傳云塗凍釋也管子云日至六十日而

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在上者陽凍也多釋矣在下者陰
凍也時猶未釋也震煊按距冬至六十日正月中也澤釋並
讀如液月令季冬行夏令冰凍消釋陸德明釋文云一本作
冰凍消液液音亦考工記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釋文云澤

音亦李

音釋

田鼠出

田鼠者噉鼠也記時也

噉鼠太平御覽引作鼯鼠按爾雅釋獸鼠屬云鼯鼠郭璞注云以頰裏藏

食寓屬云鼠曰噉郭注云頰裏貯食處又按說文口部噉有所含也鼠部鼯鼠也鼯音含與頰裏藏食同義以此知字作噉者指其實作鼯者指其名耳噉鼠鼯鼠字異義同也或說以鼯鼠鼯鼠則別爲一種伯勞所化所謂犁鼠亦名田鼠非此鼯鼠矣墨子非儒篇云鼯鼠藏蓋如鼯鼠之屬自九月以後蟄藏穴中此正月則正其出蟄之時也

農率均田

率者循也

率循訓亦見爾雅釋詁說文云循行順也尚書大傳云耨鉏已藏祈樂已入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

十五入小學

見小節踐小義焉十八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

焉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

老坐于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入亦如之餘子畢入父之齒

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頒白者不提

攜距冬至四十五日正月節也隨行鴈行所謂行

順與孔子曰行而無隨則亂于塗也亂斯不順矣

除田也

此訓均田爲除田也均古文均省說文云均芻也又云春草根枯引之而發土爲發謂之芻芻除同義除

如除舊生新之除鄭君周禮注云古之始耕者除田種穀國語齊語云及寒擊藁除田以待時耕藁即藁字枯草根也

言農夫急除田也

除田云急者呂覽音律云太蔭之月陽氣始生草木萌動令農發土無或失時汜勝

之農書云土長旨穰陳根可拔耕者急發是其義也月令孟春之月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鄭君注引此經農率均田證之見有此命者為是時農夫已相率而芻田矣所以為之皆修封疆審端徑術疏家不達以田畷當田率審端徑術當均田違傳義並失鄭意也

獺獸祭魚

其必與之獸何也曰非其類也

晦菴朱子云與疑作謂震煊按與當讀如譽古譽與字通

說文云譽稱也此與之獸猶言稱之為獸云爾此獸及下兩謂之獸三獸字大戴並誤獻周禮庖人賓客之禽獻注云獻古文為獸蓋二字互相為誤此則本獸字而誤為獻字也其必與之獸何也者問意謂言獺則獸自見不必更言獸今言獺獸据疑為問非其類也者答意謂獺毛魚鱗種類之別非若豺獸為同類也祭也者得多也美其

祭而後食之

得猶獲也得多謂獺獲魚多也每獲一魚而輒食之雖多獲不見其多矣獲一魚不即食而陳

之再獲一魚而又陳之積以至於多而後食之不亟亟於食之也以是為祭而後食之如人之將食先種種出少許置在豆間之地以報先代造食之人示不忘本也月令鷹乃祭鳥鄭君注云鷹祭鳥者將食之示有先也孔疏云謂鷹欲食鳥之時先殺鳥而不食與人之祭食相似猶若供祀先神不敢即食故云示有先也此祭魚傳義當亦如之美善也何休公羊注云美其得正義也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獾祭魚謂之獸祭何也豺祭其類獾祭非其類故謂之獸大之也此復設問者前疑舉獾不必綴言獸此必祭魚何獨加稱獸前答非其類釋獾所以綴言獸此答獾祭非其類釋祭魚所以加稱獸周禮六獸麋鹿熊麋野豕兔未有稱麋獸鹿獸熊獸麋獸野豕獸兔獸者獾獨專獸名以是為大之也謂之獸祭何也關本作謂之獸何也舊注一作謂之獸祭傳崧卿云以上文考之當作謂之獸祭

鷹則為鳩

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

月令鷹化為鳩鄭君注云鳩搏

穀也搏穀即布穀列子天瑞篇云鷦鷯之為鷽鷽之為布穀布穀復為鷽鷽鷹屬義與鄭同也高誘注呂覽謂鷹為鳩特喙

直不復搏擊是未變鷹之形也按今春鷹不搏擊無喙善變
直此即鄭志張逸所云真鷹不變者非為鳩之鷹也

而之仁也故具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鳩為鷹變而之不仁

也故不盡其辭也

楊倞荀子注云改其舊質謂之變鷹為布穀是并其舊質變之舊質且變不殺不足

言矣公羊傳云君子以其不殺為仁刻本脫日字從大戴補

農及雪澤

言雪澤之無高下也

黃氏叔琳云管子農耕及雪釋耕始焉澤即釋也震煊按說文云農耕也此經

言農管子言農耕此古訓之僅存者高平曰原下平曰隰詩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雪澤無高下則

原隰俱可耕也管子地員云無高下葆澤以處

初服于公田

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

周書曰相古先民有夏是

謂夏為古者周人語也古有公田焉者為下出也焉者為文春秋公羊傳有之宣六年則無人門焉者則無人閭焉者何